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六十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九十五

雜文

題跋五

書韓退之淮西碑後

徂徠先生



淮西之賊五十年王師屢戰無功天啓神筭以授裴度度克恭  
行天罰以夷大叛天下之兵百十萬之將過時不下度建大謀  
以任李愬愬克生登賊城以殲元兇淮西以平蔡人以生天人  
相與平君臣協心乎上下同力乎推其用則度得天也愬得人  
也計其功則度任智也愬任力也曰燥者曰潤者人止知其風  
雨也曰生者曰成者人止知其春秋也然不動而運其用者天  
也曰戰者曰勝者人止知其愬也光顏也重裔也然無為而任  
其謀者度也漢高帝取天下蕭何死汗馬之勞韓信攻必取戰  
必勝曹參身被七十創而功居何下而曰發蹤指示者人也追  
殺獸者狗也度與愬之功亦猶是乎文公豈昧此也著辭於碑

文二百九十五

一

優度功誰曰不實也初度輔政以群賊未除宜延接奇士共為  
籌畫乃請於私第接延賓客自是天下賢俊得以効計議于丞  
相則取蔡之謀已落於彀中矣諸將連年出兵玩寇相視持以  
歲月未有成功而群臣皆欲罷兵度獨唱堅議與上恊心計定  
意斷衆不能破請身自督戰且曰誓不與此賊偕全則得勝之  
筭已運於堂上矣及至鄆城巡撫諸軍宣達上旨士皆賈勇時  
諸道兵皆有中使監之軍陣進退不由主帥勝則先使獻捷偶  
衄則凌挫百端度至行營並奏去之兵柄專制之於主將衆皆  
喜悅軍法嚴肅号令畫一則將軍之令專行於闈外矣以天下  
取蔡之謀堂上得勝之筭闈外將軍之令合而用之一而行之  
易曰師正文人吉有不利乎七月度出十月賊平成天下之務  
通天下之志不疾而速不怒而威非惟幾惟深與神其孰能與  
於此乎故曰度得天也其功無敵於天下矣

書韓退之傳後

死立先生

有胡於張子者操賞罰榮辱以勢臨天下者莫不欲天下勸沮於其賞罰取舍於其榮辱而其勢常有所不行蓋有益勸而人益羞愈沮而人愈慕若韓退之於唐始若此矣退之所自負與世之所推者於德莫如好直於藝莫如文章然以直取禍則逐山陽貶潮陽以文章招累則其文詞一世莫尚試於有司屢試而屢黜平生所述國家大事獨有平淮西碑耳然刊者未畢而磨者至矣是宜沮喪湮滅與時俱亡泯然无所見於世矣然每斥而名益彰每沮而事益顯抑者之力不勝譽者之舌雖退之亦自謂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是誠何說也張子曰是何足恠昔者先王之賞罰榮辱所以奔走而從之者惟其取天下之所欲勸者而賞且榮之取天下之欲沮者而罰且辱之故賞一人而人勉惟恐其不若也罰一人而人懼惟恐其似之也且先王安能以已之所好惡而力驅天下以從我哉直取天下之榮辱而制天下之向背耳彼唐之汙政其昏惑矜亂无所取衷制好惡可否於一己之私智而濟之以蔽欺之其姦何恠夫所沮者人慕所進者人耻歟且彼惟不可抑也是以愈抑而聲愈振子獨不見夫千仞之水決而注之川乎大木梗之大石捍之排以巨峽迫以高麓而後怒号哮吼聲振百里抑之者愈大則其聲也愈暴故小過之則小鳴大塞之則大震何則彼其勢惟不可止故也何恠夫身益困名益聞也

文二日九一五

二

書林和靜詩

豫章先生

歐陽文忠公極賞林和靜疎影橫斜之句而不知和靜別有詠梅一聯云雪後園林繞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似勝前句不知文忠公何緣弃此而賞彼文章大槩亦如女色好惡止繫於人

書幽芳亭

豫章先生

士之才德蓋一國則曰國士女之色蓋一國則曰國色蘭之香蓋一國則曰國香自古人知貴蘭不待楚之逐臣而後貴之也蘭蓋甚似乎君子生於深山叢薄之中不為无人而不芳雪霏

愛厲而見殺來歲不改其性也是所謂遯世無悶不見是而无悶者也蘭雖含香舛紮中居蕭艾不殊清風過之其香鬻然在室滿室在堂滿堂是所謂含章以時發者也然蘭蕙之才德不同世罕能別之予放浪江湖之日久乃盡知其族姓蓋蘭似君子蕙似士夫槩山林中十蕙而一蘭也楚辭曰予既滋蘭之九畹又樹蕙之百畝以是知不獨今楚人賤蕙而貴蘭矣蘭蕙叢生初不殊也至其發華一幹一華而香有餘者蘭一幹五七華而香不足者蕙意雖不若蘭其視椒椒則遠矣世論以為國香矣乃曰當門不得不鋤山林之士所以往而不返者耶

書壺中九華山石

同前

湖口民李正巨得奇石九峯相倚蘇子瞻戲名曰壺中九華又有老巫鄒生以三奇石隨高下舛著成屏風二疊余戲名曰肘後屏風它日湖中石百恠並山當以此兩石為祖云二石色紺青嵌孔貫穿擊之鏗鏗靜而視之欹峯雲雨之上諸峯隱見忽

文二百九一五

三

然疑於九十尤五老峯之疑於五六也揭而示俗以求賞且其見其支醬斫於牆角也世有出塵之因然後此石為蕭蕤綠尔迹者象江太守費數十萬錢自嶺西負載三石北歸妻子不免寒餓未知與此孰賢也

題李白詩草後

同前

余評李白詩如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無首无尾不主故常非墨工藪人所可擬議吾友黃介請李杜優劣論曰論文政不當如此余以為知言及觀復藁書其類其詩弥使人遠想慨然自在此開元至德間不能以書傳今其行世殊不減古人蓋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歟

跋書柳子厚詩贈王觀復

同前

予友生王觀復作詩有古人態度雖氣格已超俗但未能從容中玉佩之音在準繩右規矩尔意者讀書未破万卷觀古人之文章未能盡得其規摹及所摠其籠絡但知玩其山龍翻駁成

章耶故手書柳子厚詩數篇遺之欲知子厚如此李淵明乃為能近之耳如白樂天曰文効陶淵明數十篇終不近也

書王元之竹樓記後

同前

或傳王荆公稱竹樓記勝歐陽公醉翁亭記或曰此非荆公之言也某以謂荆公出此言未失也荆公評文章常先體制而後文之工拙蓋嘗觀蘇子瞻醉白堂記戲曰文詞雖極工然不

書筠州學記後

同前

中書曾舍人作高安學記極道學之所由廢興論士大夫之師友淵源常出於一世豪傑之士至於長育人材而成就之則在當塗之君子其言有開塞一可以為法戒而所託書畫不工李者因不能玩思於斯文後二十有七年柳侯為州政慶民和乃龍石故刻而謀書見予予告之以全弟乘雅善小篆通六書之意

文一百九十五

四

下筆皆有依據可為斯文並傳柳侯則以書闢乘於紫陽而刻之初有獻疑者曰今士大夫不知古文十室而九夫篆固面牆之書耳又安能發揮曾子之文章邪柳侯曰曾子之文章豈希價於咸陽而椎鋒於稷下者哉三代之鼎彝其字書皆妙蓋勒之金石垂世傳後自必託於能者吾為李古鉤深者謀不為筆見淺聞者病也予觀柳侯可謂好古不流俗者矣柳侯名平武陵人字子儀於是為左朝請郎

書韓忠獻詩杜正獻草書

同前

杜子美一生窮餓作詩數千篇尚日月爭光永州僧懷素李草書自卧想成筆畫三十年无完衣被乃得自名一家死者不可作今觀尚書令韓忠獻公詩大師杜正獻公作草安用忍如許窮餓

書歐陽子傳後

同前

高安劉義仲壯與序列歐陽文忠公之文章論次荀卿揚子雲

之後又考其行事爲歐陽子列傳余三讀其書而告之曰昔壯  
與之先君子道原明習史事撰十國紀年自成一家今壯與富  
於春秋筆端已有史氏風氣它日當以不朽之事相傳也昔司  
馬談之子迂劉向之子歆班彪之子固王銍之子隱姚察之子  
簡李大師之子延壽劉知幾之子鍊皆以繼世功在汗簡而舊  
史筆法之美劉氏再顯今使壯與能盡心於春秋之舊章以考  
百世之典籍齊藻先君子之凡例者是去非則十國之事雖淺  
筆法所寄自當爲日月爭光壯與尚勉之之楚而南轅道雖悠  
遠要必至焉

書舊本韓文後

六一居士

予少家漢東漢東僻陋无李者吾家又貧无藏書州南有大姓  
李氏者其子彦輔頗好李予爲兒童時多遊其家見有弊筐貯  
故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脫落顛倒无  
次第因以李氏以歸讀之見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予尤少未能

文一百九十五

五

衆究其義徒見其浩然無涯若可愛是時天下李者楊劄之作  
号爲時文能者取科第擅名聲誇榮當世未嘗有道韓文者予  
亦方舉進士以禮部詩賦爲事年十有七試于州爲有司所黜  
因取所藏韓氏之文復閱之則喟然嘆曰學者當至於是而止  
尔因怪時人之不道而顧已亦未暇學徒時時獨念于予心以  
謂方從進士干祿以養親苟得祿矣當盡力于斯文以償其素  
志後七年舉進士及第官于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  
作爲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精綴之求人家所有舊本而校  
定之其後天下李者亦漸趨於古而韓文遂行于世至于今蓋  
三十餘年矣學者非韓不學也可謂盛矣嗚呼道固有行於遠  
而止於近有忽於往而貴于今者非惟此俗好惡之使然亦其  
理有當然者而孔子孟惶惶於一時而師法於士方也韓氏之文  
淺而不見者二百年而後大施於今此文非特好惡之所上一  
蓋其久而愈明不可磨滅蔽于暫而終耀于無窮者其道當至

也予之始得於韓也當其沈沒弃廢之時予固知其不足以  
時好而取勢利於是就而李之則予之所為首豈所以急名譽  
而干勢利之用哉亦志乎久而已矣故予之仕於進不為喜退  
不為懼者蓋其志先定而所事者宜然也集本出於蜀文字刻  
畫頗精於今世俗本而脫謬尤多凡三十年間聞人有善本者  
必求而改正之其最後卷秩不足今不復補者重增其故也子  
家藏書房卷獨昌黎先生集為舊物也嗚呼韓氏之文之道万  
世所共尊天下所共傳而有也子於此本特以其舊物而尤惜之

書李朝集

六一居士

予為西京留守推官得此書於魏君書五十篇予嘗讀韓文所  
作哀歐陽詹文去詹之事既有李朝作傳而此書上之惜其遺  
闕者多矣

書梅聖俞詩藁後

六一居士

凡樂達天地之和而與人之氣相接故其疾徐奮動可以感於

文二百九十五

六

動欣惻愴可以察於聲五聲單出於金石不能自和也而工者  
和之然抱其器知其聲節其廉肉而調其律呂如此者工之善  
也今指其器以問於工曰彼簧者簧者堵而編執而列者何也  
彼必曰鼗鼓鐘磬絲管干戚也又語其聲以問之曰彼清者濁  
者剛而奮柔而曼行者在郊或在廡堂之下而雜者何也彼  
必曰八音五聲六代之曲上者歌而下者舞也其聲器名物皆  
可以數而對也然至乎動盪血脉流通精神使人可以喜可以  
悲或歌或泣不知手足鼓舞之所然也其何以感之者則雖有  
善工猶不知其所以然焉蓋不可得而言也樂之道深矣故工  
之善者必得於心應乎手而不可述之言也聽之善亦必得於  
心而會以意不可得而言也堯舜之時曩得之以和人神舞百  
獸三代春秋之際師襄師曠州鳩之徒得之為樂官理國家知  
興亡周襄官失樂器論孟散之河海逾千百歲間未聞有得之  
者其天地之和氣相接者既不得出於金石疑其遂獨鍾於



人故其人之得者雖不可和於樂尚能歌之為詩古者登歌清廟太師掌之而諸侯之國亦各有詩以道其風土性情至於投壺饗射必使工歌以達其意而為賔樂蓋詩者樂之苗裔而漢之蘇李魏之曹劉得其正始宋齊而下得其浮淫流佚唐之時子昂李杜沈宋王維之徒或得其淳古淡泊之聲或得其奇和高暢之節而孟郊賈島之徒又得其悲愁鬱鬱之氣由是而下得者時有而不純焉今聖俞亦得之然其射長於本人情狀風物英華雅正變態百出哆兮其似春悽兮其似秋使人讀之可以喜可以悲陶暢酣適不知手足之將敲舞也斯固得深者邪其感人之至所謂與樂同其苗裔者邪余嘗問詩於聖俞其聲律之高下文語之疵病可以指而告余也至其心之得者不可必言而告也余亦將以心得意會而未能至之者也聖俞久在洛中其詩亦往二人皆有之今將告歸余因求其藁而寫之然夫前所謂心之所得者如伯牙鼓琴子期聽之不相語而意相知也余今得聖俞之藁猶伯牙之琴絃乎

癸丑二月九日

十一

書柳子厚牛賦後

東坡先生

嶺外俗皆恬殺牛而海南為甚客自高化載牛渡海百尾一舟遇風不順渴飢相倚以死者無數牛登舟皆哀鳴出涕既至海南耕者與屠者常相半病不飲藥但殺牛以禱富者至殺十餘牛死者不復去幸而不死即歸德於巫以巫為醫醫以牛為藥間有飲藥者巫輒去神怒病不可復治親戚皆為却藥愁醫醫不得入門人牛皆死而後已地產沈水香者必以牛易之黎黎人得牛皆以祭鬼無脫者中國人以沈水香供佛燎帝求福此皆燒牛肉也何福之能得哀哉予莫能救故書柳子厚牛賦以遺瓊州僧道贊使以曉喻其鄉人之有知者庶幾其少衰乎庚辰三月十五日記

書唐歐陽詹集

南豐先生

韓愈作歐陽生詹哀辭其序曰讀其書知其於仁孝最隆也余

觀其出門懷歸等賦思曰愈之所稱豈謂此耶又觀其陶器銘  
駕騏詩等則悲生之志焉至棧道銘觀其鑄金蒸雲之論至珍  
祥論觀其反復風諭則又知生之尤魁怪於文而其材果奇也  
最後觀其明誠論平曰知之者知之者知之知生於此其  
自負其說三四觀之而其說皆不出於舊生卒無已見者不知  
生於此何其自大也則又思余舅氏吳君嘗論并生之所謂尹  
喜自明誠而長生公孫弘自明誠而為卿張子房自明誠而輔  
劉公孫轅自明誠而佐嬴氏者為非是明誠之非為長生為卿  
非尹喜公孫子房商君之所能至其理校然舅氏之論無疑矣  
此於生為一失於舅氏非其意所極也與生材高下如何故不  
可知其可知者舅氏之從事於明誠可謂知所守矣用不溺而  
趨於為長生為卿為子房之譎商君之刻薄可必也則其材亦  
誠卓然可畏者也惜乎死矣不得見其施之於行事而其論與  
其集今皆亡使其有補於生與後世者獨余知之而世不得盡

文一百九十五

八

知也故書於生集之末以見其意焉舅氏臨川人諱迴字明遠死  
特年二十四

書吳道子畫後

東坡先生

智者創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君子之於學百工之於技  
自三代歷漢至唐而備矣故詩至於杜子美文至於韓退之書  
至於顏魯公畫至於吳道子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道  
子畫人物如以燈取影逆來順往旁見側出橫斜平直各相乘  
除得自然之數不差毫末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奇妙理於象外  
之外所謂游刃餘地運斤成風蓋古今一人而已余於他畫或  
不能必其主名至於道子望而知其真偽也然世罕有真者如  
史全叔所藏平生蓋一二見而已元豐八年十一月七日書

書郭崇韜卷後

死丘先生

自古大臣權勢已隆極富貴已充滿前無所希則必退為身慮  
自非太姒雉包異志尚夫其庸鴛鴦昏闇其鮮有不然者然其為

慮也實難不慮思之不深計之不工然異日豐分之所起往往自夫至深至工是故莫若以正夫正者操術簡而周智者爲緒多而拙夫正者無所事計也行所當然雖怨仇不敢議之況繼之者賢乎郭崇韜於五代亦聰明權智之士也佐莊宗史策滅梁遂一天下自見功高權重後人議已而莊宗之昏爲不足賴也乃爲自安之計時劉氏有寵莊宗廢之因請立爲后而中華宗之欲又結劉氏之援此於劉氏爲莫大之恩而莊宗日以昏濁內聽婦人言且其爲計宜無如是之良者然卒之殺崇韜者劉氏也使崇韜諍計不過劉氏不能有所助而已豈知身死其手哉好謀之士敗於謀好辯之士窮於辯惟道德之士爲無所窮而禍福之變豈思慮能究之哉

書田諫議錫碑陰

司馬溫公

某自始學未冠聞故諫議大夫田公當真宗踐祚之初求治方急公稽古以監今日有獻月有納以贊成咸平盛隆之治私心

粹一百九十五

九

莫仰想見其爲人熙寧中始識公之曾孫偃師尉衍因就求觀公之遺文後十餘年衍爲武勝軍節度推官知沈丘縣事以公文集及墓銘相示且命某爲神道碑其墓銘乃故參知政事范公所爲也范公大賢其言固無所苟今其銘曰嗚呼田公天下之正人也雖復使佗人竭其慕仰之心頌公之美累千萬言能有過於此乎某於范公無能爲役范公恨不得見田公則田公果何如人哉某不惟愚陋不學且不爲人作碑銘已久不敢承命然常怪世人論譏其祖禰之德業壻中之銘道旁之碑必使二人爲之彼其德業一也銘與碑奚以異曷若刻大賢之言既納諸壻又植於道其爲取信於永久豈不無疑乎願審思之脫或可從請附刻於碑陰之末

書王奧所藏

太宗御書後

東坡先生

日行于天委照方物之上光氣所及或統爲慶靈在結爲丹砂初豈有意哉太宗皇帝以武功定禍亂以文德致太平天縱之能

盜于筆墨擱藻尺素之上弄翰團扇之中散流人間者幾何矣而三槐王氏得之爲多子孫世守遂爲希代之寶其文正之孫懿一敏之子與出以示巨軾敬拜手稽首書其後

書寇萊公題詩後

西山先生

右寇忠愍萊公以咸平四年題此詩于閬州新井縣慈光寺公昔爲歸州巴東縣其一時所賦詩世尚傳之所謂巴東集是也新井縣當山谷窮絕之地慈光寺尤僻陋不知公以何事至此也嗚呼孔子念管仲之功自以不左任爲幸公之有德於天下後世可勝言哉雖然澶淵之計策偉矣在公功業中特一事耳若夫存社稷之心合天人之謀未及施用而小人乘之中以奇禍至一斥以死博晚生每接長老之言未嘗不流涕也况得公遺迹於百年之後孰不欲拜而仰之哉並見慈王浴官于閬州摸刻于石命博爲之記不敢有辭云

書寇萊公巴東秋風亭記後

西山先生

卷一百九十五

十一

石寇忠愍萊公爲歸州巴東縣時所作秋風亭記謹按太宗皇帝以太平興國四年下太原盡有劉氏四十一縣之地五年取天下所進士百二十一入官之以蘇公易簡爲首自第三十五人得寇公焉同外之士曰李公沆宋公湜向公敏中王公旦文武之道於斯爲盛記謂平晉三祀蓋太平興國六年豈當公之初仕歟後百六十年博被詔朝行在所過巴東求公遺迹而縣經災無一存者所謂秋風亭亦廢矣獨得公此記於邑人嗟夫士欲挾空言以見於世陋矣公之所立有出乎文章之外者孰得而窺之哉通守李君延昌賢而喜事將即亭之故基祠公并刻公之記於石博因得叙其興廢本末以慰夫邑之遺民之子孫思公者

書孫之翰唐史記後

司馬溫公

孫公昔著此書其自重惜常別緘其藁於笥必盥手然後啓之謂家人曰万一有水火兵刃之急他貨財盡弃此笥不可失也

每公私少間則增損改易未嘗去手其在江東爲轉運使出行部亦以自隨過亭傳休止輒取修之會宣州有急變乘駟遽往不暇契以俱旣行於後金陵大火延及轉運廨舍弟子祭親賓其笥避於沼中島上公在宣州聞之亟還入門問曰言言在乎察對曰在乃悅餘无所問自壯年至于日首乃成亦未以示人文潞公執政嘗從公借之公不与但錄姚崇宋璟論以与之况他人固不得見也元豐二年蔡自陽翟來洛陽以其書授某曰伯父平生之志萃於是書朝廷先嘗取之留禁中不出今沒二十餘年家道益衰大懼是書遂散逸不傳于人故錄以授之某昔聞公有是書固願見而未之得得之驚喜曰子之貺我兼金不如顧无以爲報請受而藏之遇同好則傳之異日或廣布於天下使公之志業煒煒於千古庶幾亦足以少報乎

書韓魏公黃州詩後

東坡先生

黃州山水清遠土風善厚其民寡求而不爭其士靜而文朴而

文一百九一五

十一

不陋垂閭巷小民知尊愛賢者曰吾州雖遠小然土元之韓魏公嘗辱居焉以誇於四方之人元之自黃遷蘄州没于蘄然世之稱元之者必曰黃州而黃人亦曰吾元之也魏公去黃四十餘年而思之不忘至以爲詩夫賢人君子天子所以遺斯民天下之所共有而黃人獨私以爲寵豈其尊德樂道獨異於他邦也欤抑一公与此州之人有宿昔之契不可知也元之爲郡守有德於民民懷之不忘也固且魏公以家艱從其兄居耳民何自知之詩云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金錫圭璧之所在瓦石草木被其光澤矣何必施於用奉議郎孫貫公素黃人也而客於公公知之深蓋所謂教授書記者也而軾亦公之門人謫居於黃五年治東坡築雪堂蓋將老焉則亦黃人之於於是相一墓公之詩而刻之石以爲黃人无穷之思而吾二人者亦庶幾託此以不忘乎元豐七年十月二十六日汝州團練副使蘇軾記

書韓忠獻公與司馬文正公書後

西山先生

治之中丞相忠獻韓公建言籍陝右之民三丁者墨其一曰義勇蚩山谷窮絕之所无脫者一方為之騷動蓋得二十万人各賜錢二千曰買弓箭云民兵无紀律不可用妄為縣官之實中外无敢言者司馬文正公時為諫官論其不便以諫疏見忠獻於政事堂忠獻曰兵貴先聲後實虜聞驟益西兵二十万豈不愛懼文正曰兵之用先聲為无其實時頃欺敵可耳少日情得則不能復用今蚩益兵二十万其實不可用虜尋覓无懼矣忠獻不能荅復曰諫官見慶曆年閔中募民初刺手背為鄉兵後刺面為正兵恐復尔耶今教榜与民約永不充兵戍邊矣文正曰朝廷失信天下不一教榜非但民未敢信其亦未信也忠獻曰吾在此何憂言之不信文正曰非但某未敢信公亦安能自信耶忠獻怒曰諫官无相輕文正曰公公可保長居此坐乎一日何人代公因公已成之兵饋粮守邊惟其用耳忠獻又不能荅然音不為正也至元豐間王荆公大變國朝舊章立新法於天下文正議不合不拜樞密副使以李士知永興軍繼為留司御史退居于洛忠獻鎮太原亦極論新法之害民者荆公命其属隨語疏駁摹本頒天下辱之又中以飛語忠獻迺請相州以歸改其書稱文正大忠大議充塞天地也博三復感嘆不以一時議論可否為得失如二公者可謂賢矣

書六一居士傳後

東坡先生

蘇子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或曰居士非有道者也有道者无所狹而安居士之於五物捐世俗之所争而捨其所弃者也烏得為有道乎蘇子曰不然按五物而後安者惑也釋三物而後安者又惑也且物未始能累人也軒裳圭組且不能為累而况此五物乎物之所以能累人者以吾有之也吾與物俱不得已而受形於天地之間其孰能有之而或者以為已有得之則喜

喪之則悲今居士自謂六一是其身均與五物爲一也不知其  
有物邪物有之也居士與物均爲不能有其孰能置得喪於其  
間故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雖然自一觀五居士猶可見也與  
五爲六居士不可見也居士殆將隱矣

書范蜀公傳後

元城先生

熙寧中王介甫初拜參知政事神考方勵精求治一日紫宸早  
朝二府奏事頗久日刻旣晏因隔登對官於後殿須上更衣復  
坐以次贊引時呂獻可任御史中丞將待對於崇政殿而司馬  
溫公爲翰林學士待講述英亦將趨資善堂以俟宣召相遇於  
朝路並行而以溫公密問曰請對欲言何事獻可舉袖曰袖中  
彈文乃新衆也溫公愕然曰以介甫之文章行義命下之日衆  
皆喜於得人柰何論之獻可正色曰君實亦爲此言耶安石雖  
有時名上意所向然好執偏見不通物情信好回邪喜人佞色聽  
其言則美施於用則踈若在侍從猶或可容置諸宰輔天下必

粹百九十五

十三

受其弊矣溫公又論之曰與公爲心交苟有所懷不敢不盡今  
日之論未見其不善之迹以傷念遠或別有章疏願先進呈姑  
留是事更加籌慮可乎獻可曰上新即位富於春秋所與朝夕  
謀議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心腹之疾治  
之惟恐不及願可緩邪語未竟閣門吏抗聲追班乃趨而去溫  
公自經筵退默坐玉堂終日思之不得其說旣而縉紳間寢有  
傳其疏者往往偶語切議疑其太過未幾聞中書置三司條列  
司相與講議於局中以經綸天下爲已任始變祖宗法專務聚  
斂造出條目頒於四方妄引周官教其誅剝之實輔弼近臣異  
議不能回臺諫從官力爭不可奪州縣監司奉行微忤其意則  
譴貶廢之於是昔之懷疑者始媿仰歎服以爲不可及而獻可  
終緣茲事出知鄧州嗚乎行偽而堅言偽而嗚乎非而博順非  
而妄唯孔子乃能識之雖子夏之賢有所不知也方介甫自小  
官以至禁從其孝行聲名暴著於天下父矣士大夫識與不識

咸想聞其風采且曰朝之不用則已用之則必能推其所學以  
致太平及參大政中外相賀而獻可獨以爲不然衆莫不怪之  
已而考其事業卒如所料非明智不惑出於視聽之表何以及  
此易曰知幾其和乎又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也獻可有焉  
溫公既辭樞密之命退居洛陽每論當世人物必曰呂獻可之  
先見范景仁之勇決余所不及心誠服之故作范景仁傳蓋景  
仁之勇決得溫公之傳而後明獻可之先見亦成於公乎然止  
載其平生大節而自相論難之語不欲詳著政獻可之先見天  
下莫有知者予嘗從學於溫公親聞其說歎賢者之正論遠識  
遂將淪沒无傳於世乃書蜀公之傳後以詔樂善之君子云

書司馬溫公咨白

橫浦先生

紹興丙子閏月二十九日某以自疾乞罷永嘉歸故里在括倉  
司馬俸手携曾大父溫公在政府日賓次咨白示某且求題其  
後某整冠肅容頓首再拜而讀之曰嗚呼其盛已哉嗚呼其似

十四

春也肅手其若秋也仁義中和之氣君子長者之道可得之於  
一席間矣其雖不獲登公之堂拜公之像凜凜然如在其上如  
在其左右敢不敬乎



雜文

題跋六

書迂叟文後

陳了翁

坤之六二不習無不利其習也久矣中庸之聖人不勉而中其勉也久矣非畫畫者之不習而墮者之不勉也鄒德久有讀書之室名曰勉齋日思日學知習先聖之道不勉則不至也夫中者陰陽之毋往來之塗無毋鳥生無塗鳥行是故中道而立則東西南北皆得其中以南望北則南者自中而指北為偏矣預生天下之絕工也其造開寶浮圖或譏其偏預對之曰地多西北風未可以遽議也百工之事論偏中之理者如此者士可以不如此乎知此而勉之無適而非中也德久高材遠識可以受大樂有賢父尚論先覺有尊主敬賢之心為書迂叟文三篇納于勉齋永以為好

書司馬文正元祐初在相位時與諸姪書後

西山先生

文正公自與王荆公論新法不合不拜樞密副使以去其名聲震發身九牧之人矣元祐二聖既倚以為相更張天下事不容復有回忌也時荆公尚無恙歎曰始終以新法為不便者獨司馬君實耳蓋汝其賢而不敢怨也或謂公元豐崔彥昌類小人異日以父子之義問上則朋黨之禍作矣不可不懼公正色曰天若祚宋當無是事更之不疑嗚呼公之勇孟軻不如也此書畏避若朝夕不能自保蓋所以訓子姪者

書司馬文正公與李御史書後

西山先生

右司馬文正公與李御史書三紙一紙公休大諫代作御史名寔字景真天資之深默若不能言其師於道德者皆躬履之故洛之君子許以有顏氏子之學雖吾大夫康節亦不以為過後

歐陽文忠公稱其文似孟子洛之君子猶不從曰似顏子也故禮部薦名居天下第一尚不以爲重云熙寧初起爲監察御史裏行論王丞相亂藝祖舊章大不敬上不主其言免官去時又正先以疏王丞相罪辭樞近爲留司御史故其書曰某愚得古之益者洛之君子愈自信其賢御史不誣矣始王丞相亂朝廷御史之言行則海島之夷不能亂天下也洛之君子後死者尚及悲之御史孤曾孫樞獨深念曰前人逃世難必倚盛德大雅之士以免尚尋百拜師友之盟從吾伯氏於夜郎山谷中伯氏晚被疾自不喜出俗書間憑凡占辭作歲記樞必跪坐牀下涉筆正書圓封博封之皆當其意伯氏時爲一咲雖子之事伯氏尚愧之樞奔走時舉先出衣冠圖書景筆棄去予舊收文正此書復以歸之樞留落不振甚於任氏西華諸子子非劉孝標亦撫之流涕屢矣尚出御史事於左方以示未知樞爲中州故家者紹興十六年四月戊申向吉邵博題

書李伯時山莊圖後

東坡先生

或曰龍眠居士作山莊圖使後來入山者信足而行自得道路如見所夢如悟前世見山中泉石草木不問而知其名遇山中魚樵隱逸不名而識其人此豈強記不忘者乎曰非也畫日者常疑餅非忘日也醉中不以鼻飲夢中不以趾捉天機之所合不強而自記也居士之在山也不留於一物故其神與万物交其智與百工通雖然有道有藝有道而不藝則物雖形於心不形於手吾嘗見居士衣華嚴相皆以意造而與佛合佛菩薩言之居士畫之若出一人况自畫其所見者乎

書黃子思詩集後

東坡先生

子嘗論書以謂鍾王之迹蕭散簡遠妙在筆畫之外至唐顏柳始集古今筆法而盡發之極書之變天下翕然以爲宗師而鍾王之法益微至於詩亦然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蓋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偉絕世之姿凌跨百代古

今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李杜之後詩人  
繼作雖間有遠韻而才不逮意獨寡應物物宗元發轍攘於簡  
古寄至味於澹泊非餘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圖崎嶇兵亂之間  
而詩文高雅猶有承中遺風其論詩曰梅止於酸鹽止於鹹  
飲食不可無鹽梅而其美常在鹹酸之外蓋自列其詩之有得  
於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韻恨當時不識其妙予二復其言而悲  
之聞人黃子思慶歷皇祐間號能文者予嘗聞前輩誦其詩每  
得佳句妙語及後數四乃識其所謂信乎表聖之言美在鹹酸  
之外可以一唱而三歎也予既與其子幾道其孫師是游得窺  
其家集而子思篤行高志為吏有異材見於墓誌詳矣予不復  
論獨評其詩如此

書興龍記後

尚書黃公裳

仙廬絕境興龍盛事之壘在焉必傳于後世遂采法帖中奇字  
會成吾文兼遺廣慧使刻于石字體之異或雄壯道健如感義

文二日九十六

三

丈夫或端謹容與如審禮文人或骨勝而清勁如修繁志士或  
肉多而茂實如有福公子或擅數俱而有之文質相備進退俛  
仰自得乎其間如有道者若夫以有道者與之則不足以志士  
公子之流名之則未止形意之中與俗人情狀與奪之間輒留  
人意則吾有取焉數子書學既成雖小大長短不同然各自有  
態度與相去數百載舉目而下如對面而揖之形見吾文乃為  
興龍之時東林之地鳳門之法師延平之大士而後會焉固有  
分耶

書范忠獻論後法書後

西山先生

元祐初司馬文正公復差役法韓少師范忠宣皆有異議文正  
愾然謂劉器之曰一君子蔽於好名者也紹聖初禍起鉤黨少  
師謫州其諫子言議役法不同狀得免時忠宣降永州或謂  
曷自言忠宣曰吾欲無愧以死耳卒不言

書東坡帖後

王嘉先生

觀東坡二帖皆游戲仙釋語乃知此翁胸中郭周無餘為佛為  
老隨用自在若白樂天不作蓬萊仙猶為釋迦所縛也

書東坡黃門帖後

王臺先生

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東坡公伯仲一世龍  
門士獲從之游幾半天下及紹聖之變始終一節以從公游者  
蓋亦無幾其族子表仁崎嶇萬里冒瘴癘之毒見二公於嶺表  
觀其所贈書帖則不問可知其人眉山王賞書

書東坡萬言書後

王臺先生

伏讀此書喟然而嘆至于流涕當時使神宗皇帝一悟斯言黜  
王安石而罷新法則後世無紹述之說以脅持上下無朋黨之  
論以禁錮忠良人心不搖天命不易中國強盛四夷畏服豈有  
今日失國喪地遷辱之禍乎哀哉哀哉

書東坡韓文公廟碑後

固躬先生

崇寧四年二月俊民自成都來凌雲寓居明月湖方將訪先生

文二百九十六

四

遺跡而新制蓄蘇文者以誹謗論購賞千方吏移文所至掃滅  
唯恐不及明月湖字亦被拚去俊民適至密令以石刻沉之水  
中因取其舊所藏韓文公廟碑稍完補之後二十年再遊凌雲  
當出而觀焉

書郭得之河朔十詩後

王臺先生

元祐中太師路公以郭公得之十詩薦於左相呂公呂公復以  
薦於右相劉公於是十詩遂傳而得之之名重於當世今之士  
大夫乃以當時當軸者不即見用為恨予觀前人成就後進為  
朝廷得之者必使之涵養器業譽望日隆而爵祿自至不若近  
世之士相期於執利以進退為榮辱也世衰道微予恐前人之  
風遂以滅息故書其末云

書諸公送周梓州詩後

東坡先生

予自元祐之初備位從官日與正孺游三年予既有江海之意  
有子孺亦慨然有歸歎之歎遂請梓州得之子時以詩送行有

掃棠陰踵畫像之語旋出領杭州二年還朝老病日加方上章請郡曰正孺已及瓜矣盍往代之遂歸老眉山乎或曰不可梓人之安正孺甚矣其去正孺如去父母子其忍奪之乃止不敢乞梓人願復借留正孺數年詔許之而大丞相呂公典領實錄見熙寧中正孺爲御史時所言事歎曰君子哉斯人也因言干上除正孺直秘閣士大夫以才能論議取合一時可也使人於十年之後徐觀其所爲心服而無異議我亦無愧難矣正孺有書來欲刻諸公法行詩于右求余爲跋乃記所聞以遺之且使梓人知予前詩卒章之意未始一日忘也

書張橫渠先生編年歷後

西山先生

橫渠先生編年歷自黃帝至于本朝上下數千百載其書詳矣以博大夫康節所著皇極經世參之皇極經世已巳周文王沒後九年丁丑武王觀兵于孟津又二年已卯伐商編年歷丁卯文王崩夏桀之訟乃受天命後九年乙亥文王沒又二年丁丑

文一百九十六

五

武王伐商其所歷甲子至此始不同矣按泰誓惟十有一年武王伐商皇極經世是本於此編年歷斷以丁卯爲文王受命至乙亥文王沒凡九年又二年丁丑武王伐商是用尚書注泰誓惟十有一年者通文王受命武王即位而言也武成惟九年者自文王斷虞芮之訟至于沒九年也蓋文王享國五十年自其一沒而推九年以謂斷虞芮之訟而受天命非虞芮質成之義我當紂在上一西方伯受天命而諸侯歸之非理也非文王之心也文王受命之詩後世追誦其功曰文者謚也則泰誓之十一年者武王之十一年也武成之九年者武王之九年也武王即位之九年觀兵十一年伐商其說正矣編年歷書文王斷訟受命以伐商之年通文武而言者漢儒孔安國之說非周之史官詩人之說也非橫渠先生之說也司馬遷作周本紀庶歷亦云西伯以受命之年稱王斷虞芮之訟遂追王太王王季政正朔易服色十年而崩豈漢儒之論固然歟孔子贊文王曰三分天

下有其二以服事勢又曰外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未有南面自王而謂之服事更代易姓而謂之柔順孔子贊武王曰湯武革命又曰武王未受命未有父受之而子復革命父為天子子之未受命也孔子漢儒之論宜知去取哉自司馬遷書之於冊有年矣獨梁肅能辨之至廬陵歐陽公始著泰誓論而懸諸日月矣編年歷起於黃帝之癸未皇極經世起於唐堯之甲辰起於癸未者以後漢志黃帝造歷元起辛卯也黃帝尚矣孔子猶難言之司馬遷亦略而不書范曄劉昭何從而得此說耶堯歷以甲辰起則皇甫謐尚能言之皇極經世先天歷也稱首於堯亦天也凡學者自堯以降足以論著矣何待遠出洪荒不可知之說為賢哉此孔子之意也康節之意也

書杜輿子師字說後

東坡先生

易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夫君子得輿下完而上未具也小人剝廬上壯而下撓也下完而上未具吾安寢其中民將載之上壯而下撓疾走不顧猶懼壓焉今君孑修於身行修於家而祿未及既完其下矣故子以是名字之焉無咎意於無異者而其文約其義近不足以發夫人之志若無咎者可謂富於言而妙於理者也

書陳瑩中書後

西山先生

故諫議大夫陳公瑩中論康節先天之學書為楊中立游定夫出也大諫公與康節不相接博之先君因公之請嘗盡以遺書之副歸焉於時國有巨盜據頭位未發公以言刺之反得罪其後人無敢繼者盜之威自此盛卒至於亂天下世以公之明比漢何武唐郭子儀本朝呂獻可蘇明允矣或疑公前知如神亦出於康節之書則非也公既廢始為康節之學其英偉絕人之資采實於是故所得超詣見此書也中立定夫同出伊川先生之門於先達輩行或未詳遽論其學固不能盡也明道伊川視康節為文人行康節好其人或尚之忘年故明道為康節賦詩

曰先生相與賞西街小子親携几杖來其恭如此橫渠先生而伊川有連於屬諸父比也橫渠每見康節尚拜天下博猶記王母夫人語及伊川必曰程二秀才云云蓋康節高隱謝聘時伊川尚少未為世所知也博在兒童時見伊川後與伊川族弟穎遊穎知好大孝伊川於其眷中獨尚之論易嘗從穎得書疏一通伊川迹也曰為易孝者但取主輔嗣胡先生王荆公之說讀之無餘事矣今伊川易傳行于世大旨可槩見為其孝者遽以大諫公所謂伏羲八卦語之則駭矣康節平居尚不以語人博其敢謂伊川有所不知也近時妄人出雜書數千百條託為伊川之說意欲前無古人是以前重吾之師矣如司馬文正張橫渠者皆議以為未至但以康節為數文字是亦安知所謂數者非伊川之雅言也豈中立定夫亦惑於此坎大諫公及復論之深矣先君之戒則曰張巡許遠同為忠義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明二父之志更相毀於後世故并為退之所貶凡託伊川之說以

釋一百九十六 七

議吾家孝者若子孫可勿辨博為史官大諫公中子正同為尚書郎其藝而賢尚以家世之故遇博厚為博道公平生之言詳甚又出公此書博博論著其下博不自不知大父之孝若其淵源不可誣者亦嘗有聞矣然博之言有不敢盡者固博先君遺訓也

書楚元輔者英圖後 西山先生

元豐五年文公鎮洛陽始為耆英會世或以諸公為樂者非也當王荆公已變更國朝舊制富公致大政司馬公免樞近楚公不主戰議罷西垣師皆退居里中名公知從遊者其論無不同時富公上疏曰老臣仰屋竊嘆無所赴愬司馬公預作遺表有懷忠不盡之言良可為之流涕其愛君憂國之心則安敢樂余觀圖書畫為表出之

書游湯泉詩後 黃致一

余之所聞湯泉七其五則今三子之所游而素君之賦所謂匡廬汝水尉氏驪山其二則余之所見鳳翔之洛谷而渝州之陳氏

山居也皆奔於窮山之中山僧野人之所治麋鹿猿猴之所飲  
惟驪山當往來之衝華堂玉甃獨為勝絕然坐明皇之累為楊  
李祿山所汗使口舌之士援筆唾罵以為亡國之余辱莫大焉  
今惠濟之泉獨為三子者詠嘆如此豈非所寄僻遠不為當塗  
者所慮而後得為高人逸士與世異趨者之所樂乎或曰明皇  
之累楊李祿山之活泉豈知惡之然則幽遠避陋之嘆亦非泉  
之所病也泉固无知於榮辱特以人意推之可以為抱器適用  
而不擇所處者之戒年月日臨印黃定

書馮給事和議解後 觀堂老人

異時蜀士有力口見者奏事畢因言和戎未便指沛公秦囊事感  
上上曰此固劉季失史臣記是固譏之也頌內侍取一篋書泉  
皆異時移虜與虜報書且論歸梓宮還太后事其悲上曰朕於是  
焦心僅得之卿頌不欲何也因歎戲涕下由此觀之和事人臣  
宜贊之不耶頌有足憂者渝乎之後有如盟親得安否此又

文二百九十六 八

君子雖贊且以憂之也是時給事中馮公掎角群議獨發四策  
曰脩德增備助好待時蓋有曰威並用國家兩安之說所謂  
得所且贊又得所且憂矣望之又有私憂立異以市智友前以  
為功衆人之常情有聞此言不覈其事將有發實貝而任名者  
晉之桑泉世固俱過二人然維翰特耻國延廣歷夫下而快二  
賢至覆石宗其過惟倍照其具而樂其功君子諱之他日唐恪  
主和誤於前何察中戰敗於後殊轍而同覆也今公所言固自  
有指後日用事之人亦圖其實無惑其名酌其且無爽其機可  
以無過舉哉

書蜀郡掾治道記後 巽巖先生

蜀郡掾治道記今在榮經之西三千里景谷懸崖間建武中元  
二年所刻也自建武中元二年丁巳距今紹興二十一年辛未  
凡千九十有三年蓋光武時蜀抵印徼外途實踰此今已蕪  
廢弗治野人因樵蘇見之始傳墨本漢隸未有若此奇古者也



按後漢紀建武三十二年夏四月改為中元無建武字又按祭  
祀志改建武三十二三為建武中元元年此記與志各紀失之  
矣宋鄭公嘗輯紀年通譜記紀志俱出范氏而所載不同此必  
帝紀傳寫脫誤蓋官書累經校讎學者失於精審但建武改元復  
有建武二字輒妄以意刪去故定著建武中元元年又謂流俗  
以帝紀為正久而弗悟乃并列中元之号疑以傳疑鄭公之慎  
也然續漢志實司馬彪所為鄭公謂俱出范氏殆非矣獨東夷  
傳載倭奴國奉貢朝賀亦稱建武中元元年則俱出范氏也及  
司馬溫公作資治通鑑雖存鄭公說顧從帝紀止稱中元蓋素  
宏後紀亦止稱中元不冠建武事无明證固宜從衆也若使此  
記早出其真偽立見則鄭公必不并列兩元溫公必不承素范  
之誤矣溫鄭皆大儒於出入證據之學尤詳偶未見此頗有遺  
恨歐陽永叔禹意集古謂可正史傳闕謬詎不信夫惜此記又  
不使承叔見也春二月既望巽崑子真子書

文二百九十六

九

書閩川名士傳後

內翰洪公

右閩川名士傳三卷唐崇文館校書郎黃璞所著也璞僖昭間  
人自號霧居子好著書多傳於時然其文寒澀弱陋無大辭又  
出晚唐諸人下獨是書紀閩士詳甚其平中無聞不能自列於  
史官者賴以不泯實有功於閩閩傳之宜蓋著錄者凡五十有  
四起中宗神龍訖昭之大順歷歲二百而上春官第者才四十  
而三不足以當國朝盛時一歲士文治興裴相萬如此韓文公  
曰閩人舉進士繇歐陽詹始中因之今考是書其前蓋有薛令  
之林藻以登科記驗之信然韓公偶不致詳耶抑以詹同年生  
尊之也書藏于人不廣多脫誤頃予以太清樓秘閣本是正之  
然後可讀又有傳後題累四百言益猥醜且於傳無益則弃弗  
取他有未遑者姑存之須善本云紹興乙巳八月刻于長樂郡  
學舍

書李太白碑陰記

黃致一

李太白狂士也而嘗失節於永王璘此豈濟世之人哉而畢文簡公以王佐期之不亦過乎曰士固有大言而無實虛名不適於用者然不可以此料天下士士以氣為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爭事之而太白使脫靴殿上固已氣蓋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權倖以取容其肯從君於昏乎夏侯湛贊東方生云開濟明豁包含容大陵轢卿相朝西豪傑籠罩靡前趾藉資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方乘若僚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遊方之外者也吾於太白亦云  
年月日臨印黃定

新刊 國朝二百名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九十六

雜文

題跋七

讀孟嘗君傳

臨川先生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鷄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且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鷄鳴狗盜之力哉夫鷄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讀賈誼傳

南豐先生

余讀三代兩漢之書至于奇辭奧旨光輝淵澄洞達心腑如登高山以望長江之浩流而恍然駭其氣之壯也故詭辭誘之而不能動淫辭迫之而不能顧考是為抔若別白黑而不能浩浩洋洋波徹際涯垂千萬年之遠而若會於吾心蓋自喜其貧乏者深而得之者多也既而遇事輒發足以自壯其氣者其辭源

源來而不雜剔吾粗以迎其真植吾本以質其華其為足以凌青雲抗太虛而不入於詭誕其下足以及山川草木之理形狀變化之情而不入於卑汙及其事多而憂深慮遠之激杆有觸於吾心而下於吾氣故其言多而出於无聊讀之有憂怨不忍之態然其氣要以為无傷也於是又自喜其无入而不宜矣使予位之朝廷視天子所以措置指畫學今天下之意作之訓辭鏤之金石以傳太平无窮之業蓋未必不有可觀者遇其所感寓其所志則自以為皆无傷也余非賈生之不遇觀其為文經畫天下之便宜足以見其康天下之心觀其過湘為賦以弔屈原足以見其憫時憂國而有觸於其氣後之人責其一不遇而為是憂怨之言乃不知古詩之作皆古窮人之辭要之不悖於道義者皆可取也賈生少年多才見文帝極陳天下之事毅然无所阿避而絳灌之武夫相遭千朝磨豎之投規於矩曲強之不令故斥去不得為聞朝廷之事以奮其其中之所欲言彼其不廢

於一時猶可託文以據其蘊則夫賈生之志其亦可罪耶故予之窮餓足以知人之窮者亦必若此又嘗李文章而知窮人之猝自古皆然是以於賈生少進焉烏虛使賈生卒其所施為其功業宜有可述者又豈空言以道之哉予之所以自悲者亦若此然已之知者其誰歟雖不吾知誰患耶

讀魏鄭公傳

南豐先生

予觀太宗常屈已以從群臣之議而魏鄭公之徒喜遭其時感知已之遇事之大小无不諫諍雖其忠誠所自至亦得君以然也則思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稱賢主而前世之君不及者其淵源皆出於此也能知其有此者以其書存也及觀鄭公以諫諍事付史官而太宗怒之薄其恩禮失終始之義則未嘗不反復嗟惜恨其不思而益知鄭公之賢焉夫君之使臣而臣之事君者何大公至正之道而已矣大公至正之道非滅人言以掩已過取小亮以私其君此其不可者也又有甚不可者夫以

諫諍為當掩是以諫諍為非美也則後世誰復當諫諍乎况前代之君有納諫之美而後世不見則非惟失一時之公又將使後世之君冒前代无諫諍之事是啓其怠且忘矣太宗末年群下既知此意而不言漸不知天下之得失至於遼東之敗而始恨鄭公不在世未嘗知其悔之萌芽出於此也夫伊尹周公何如人也伊尹周公之諫切其君者其言至深而其事至迫也存之於書未嘗掩焉至今稱太甲成王為賢君而伊尹周公為良相者以其書可見矣今當時削而去之成區區之小讓則後世何所據依而諫又何以知其為賢且良而桀紂幽厲始皇之亡則其臣之諫詞无見焉非其史之遺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則諫諍之无傳乃此數君之所以益暴其惡於後世而已矣或曰春秋之法為尊親賢者諱與此其戾也夫春秋之所諱者惡也納諫諍豈惡乎然則桀紂者非欤曰桀紂者誰故非伊尹周公為之也近世取區區之小亮者為之耳其事又未是也何則以

焚其藁為掩君之過而使後世傳之則是使後世不見藁之是非而必其過過常在於君美常在於已也豈愛其君之謂歟孔光之去其藁之所言其在正邪未可知也其焚之而惑後世庸詎知非謀已之奸計乎或曰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異乎此曰此非聖人之所曾言也今方一有是理亦謂君言之間議論之際不欲漏其言於一時之人耳豈杜其告方世也噫以誠信待已而事其君而不欺乎方世者鄭公也益知其賢去豈非然哉豈非然哉

讀李翱集

六一居士

予為西京苗守推官得此書於魏君書五十篇予嘗讀韓文所作哀歐陽詹又去詹之事既有李翱作傳而此書去之惜其遺闕者多矣

讀李白文

錢學士君倚

夫音不可闕笙琴瑟味不可闕珍羞百品聖人之言不可闕

文二百九十七

三

歌詠諷誦余少小讀聖人書意怠則息息則卧卧已復讀如是者自不已然後乃能知聖人用心聖人之教深恻日怠不卧且於藏書中得太白集伏而讀之恍然如聽金石祝歌而繼之以笙琴瑟也夫人日享太牢而厭焉必求珍羞百品而嗜之非其輕太宰而重百品理所然也太白之於李聖道者其亦幾於是乎觀其卷初若遠別離蜀道難胡無人戰城南之比皆辭氣抑揚始恠駭而終絜語雖放蕩逸偉如騏驥勇怒怒龍奮泉之可畏其不出也必造乎理然後折而正之非材雄性挺包括仁義者疇能若是惜哉使彼數百篇皆與此類則庶幾推道可復而後世无鄙節之蠹焉昔夫子刪詩皆諷刺襄美温麗粹雅之兼備而又能被于管絃者存之其弗協是者去之故其三百五篇淳淳然如和氏璧之在世而人莫得指其瑕也烏率太白之作不出於夫子之前夫子之刪不當于太白之後吾安知太白之為幸也

讀柳宗元傳

臨川先生

余觀八司馬皆天下之奇材也一為叔文所誘遂陷於不義至今士大夫欲為君子者皆羞道而喜攻之然此八人者既困矣無所用於世往往能自強以求別於後世而令名卒不廢焉而所謂欲為君子者吾多見其初而已要其終能毋與世俯仰以自別於小人者少耳復何議於彼哉

讀柳宗元文

錢學士君倚

余讀柳宗元之文疑其數人共為之者是何得駁正誕之不俾也其言無不以周孔為宗質夫弗類於淳然耶及乎語釋老則混混而不知避夫弗類於駁然耶前人之言一有涉恠者必折之使歸吾聖人域而後已夫弗類於正然耶及乎談天人列禍福則入於冥茫自然之說而弗繫於教化夫弗類於誕然耶宗元一人耳而其言乃反異如是余故曰疑其數人共為之也余嘗讀唐史驗其行事亦與其言同意其亦欲高而不得其所以高者乎雖然弗生於魯耳使生於魯余恐聖人之時不復有闡人者

文一百九十七

少

讀柳子厚文

陸菴龜先生

子厚為文善鈎抉物理繁織情狀皆有所寓也海賈放於利而志其身故招之溺者以利死故哀之不繩其身如曲几者斬稟惡不悛如蝮蛇者宥世固不自身故狀河間傳亦世固狎物矜已以宴安為士禍故作臨江棄黔之驢永某氏鼠讀子厚文如臨師保訓詞章章可佩服其氣如大將申令毅然不可干子厚挺意豈苟然哉求為大儒使吾骨已朽而千百年後恨不與柳子同時茲豈苟然者哉予視子厚所為乃無一當其言者挈子厚有杜黃裳鄭餘慶許孟容楊於陵友子厚有韓愈蕭俛李建從子厚游有吳武陵杜温夫裳輩可依愈輩可植黨武陵輩可扶蒼擊之力黨之力扶之又力門下平章去子厚豈遠哉附執詎密叔文不帝海賈與千錢之溺子厚反自招反自哀也由凡

螻蛇子厚自道也李赤河間子厚自方矣耳臨江之麋徂於叔  
文者然也黔之驢以虛名之足恃也永某氏鼠真亦司馬耶何  
其語之神且暴也子厚文如此行如彼子意其文悲其人或曰  
焉可悲子曰非子厚之為悲而誰為

讀柳子厚文

定庵先生

柳宗元博學能文亦聰明士也且於佛語稍通作曹溪南岳諸  
碑頗有理不可謂全無見識一自覺心傷摧苦恨徹身籠與  
許京兆李門下等畫號控百端使人不忍聞何乃至此邪孟子  
曰仲不愧于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宗元所犯與憮人交喪其  
名節衆當人中罪狀最甚是其於俯仰真有愧怍矣雖欲放懷  
自遣不失所繫烏可得哉東坡嶺外之行直至儋耳優游閑適  
無復死生作為文章更精深華妙不見窮愁衰憊之氣坡之見  
識故非宗元比也而其所以樂亦自俯仰無愧怍歟嘗謂有僕  
於心雖處富貴利達豈能免其憂無負於心雖遭貧賤禍患不  
足易其樂為士人者要當以節義自將公忠報國不為明邪附  
會僥倖祿仕使俯仰無愧怍焉則無所往而不樂矣

讀江南錄

臨川先生

故散騎常侍徐公鉉奉太宗命撰江南錄至李氏亡國之際不  
言其君之過但以曆數存亡論之雖有愧於實錄其於春秋之  
義春秋義君觀諱禮子為箕子之說子謂武王克商同箕子商所以亡漢徐  
氏錄為得焉然吾聞國之將亡必有天惡惡者無大於殺忠臣  
國君無道不殺忠臣雖不至於治亦不至於亡紂為君至暴矣  
武王觀兵於孟津諸侯請伐紂武王曰未可及聞其殺王子比  
干然後知其將亡也一舉而勝焉李梁在隋隋人雖亂楚人不  
敢加兵虜以不用宮之奇之言晉人始有納壁假道之謀然則  
忠臣國之與也存與之存亡與之亡于自為兒童時已聞金陵  
臣潘佑以直言殺當時京師因舉兵來伐數以殺忠臣之罪及  
得佑所上諫李氏表觀之詞意實直忠臣之言于諸公中庸多

為江南官者其言金陵事頗詳問祐所以死則信然則李氏之  
亡不徒然也今觀徐氏錄言佑死頗似妖妄與子舊所聞者甚  
不類不止於佑其死所誅者皆以罪戾何也子甚恠焉若以高  
紂及隋虞二君論之則李氏亡國之君必有濫誅吾知佑之死  
信為無罪是乃徐氏匿之耳何以知其然吾以情得之大凡毀  
生於嫉嫉生於不勝此人之情也吾聞鉉與佑皆李氏臣而俱  
稱有文學十餘年爭名於朝廷間當李氏之危也佑能切諫鉉  
獨無一說以佑見誅鉉又不能力諍卒使其君有殺忠臣之名  
踐云國之禍皆鉉之由也鉉懼此過而又取其善及於佑故匿  
其忠而汙以它罪此人情之常也以佑觀之其它誅者又可知  
矣噫若果有此吾謂鉉不惟厚誣忠臣其欺吾君不亦甚乎

讀臨川集

定庵先生

楊雄雖博學無所不見議論不詭聖人自孟子後少有比者然  
王莽之亂非特龔勝鮑宣能死凡鄉里自毒者皆知遠其莽守而

文二百九十七

六

雄乃仕之且為劇秦美新之文君子惜之馮道雖能勤儉刻苦  
以寬厚取稱於世然事四姓九君無所諫諍其視喪君亡國亦  
未嘗屑意君子患之彼臨川王氏乃曰雄之仕合於孔子無不  
可之義不當非之天孔子之仕所謂無不可者將以行道也雄  
仕莽世果能行道乎若謂雄遭亂而仕全身遠害如詩人所稱  
猶庶幾焉豈可以孔子然劇秦美新又豈當作邪又曰道在五  
代時最佳善避難安主存身夫避難存身豈人臣事主之  
義道所事之主與云接踵謂其能安之者果誰邪王氏號一代  
儒宗當以忠義志節率勵天下後世而議論若此使人人師其  
言又安有守義不屈云身為國者哉靖康圍城之初朝臣有奔  
天子而奔者是年京師復陷虜人欲廢趙氏聞孫傳率眾將往  
祈哀而從者無三十人至張邦昌即偽位廷中稱賀無慮千百  
輩雷如是則一時公卿士大夫所謂忠義志節蓋可見矣非有  
以涓之邪王氏之學其於害名教有如此者今學者猶以為不



當發烏虜異哉

讀籍田詔

王臺先生

曰恭親詔書今春皇帝親籍田行三推之禮以為農先此盛事也亦時務出漢文帝二年詔開籍田時天下之民歷戰國至秦劉項之後生齒盡矣文帝收其餘黎勸之力稽故海內富實幾至刑措今兵革不用流亡來歸吾君務農重穀期於富而教之茲治道之本也臣昔官在禮曹又兼職太史而負罪嬰釁黜居窮裔既不得討論盛典以與從事又不得執筆書之於策以傳無窮似亦有留滯周南之歎是命也夫是命也夫

讀紹興詔書

定庵先生

紹興元年九月天子下詔以父兄遠狩歲月浸深雖禱祀而求不忘於寤寐而祈請之使莫效於精誠引領瞻望心焉如疚恭惟道君皇帝在位日久淵聖皇帝積德東宮四海生靈咸蒙恩育自遭夷虜之難天下冤痛詔旨一傳莫不發憤興嘆涕淚橫

粹一百九十七

七

臆鄉人以余粗知忠義靖康初屢進狂言得罪不悔今雖亦落而愛國之心未忘也必有奇謀秘策為上開陳余罪戾餘生既以言獲譴方追省徃愆杜門自訟豈敢復蹈前轍重貽後患也遯藏山林無所干及且或動招誘議則凡知余實有忠義幾何人哉往者謂之貪官爵賞或賣直取名耳寧若默默之為愈邪雖然私有說焉夫聖人之德無加於孝弟經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切讀詔語曰者於艱危之際稱秩元祀蓋以溫清急難之念請命于皇天后土及我祖宗夙夜祗栗以俟降監載念國家百七十年之涵養豈無忠義感發懷賢善謀之士如漢侯生應四方有為謀策能還兩宮當以王爵賞之播告天下明知朕意烏虜觀天子念及父兄一至於此孝弟亦盡矣豈不足以動天地格祖宗感人心邪天地祖宗與夫人心既已感動兩宮其有不可還哉然漢自有言應天以實不以文動民以行不以言第恐禱祀之禮雖曰恪勤以文而已詔今之

下雖曰丁寧以言而已文具而實不存言形而行不至未見其可昔者大舜以不順父母如窮人無所歸故其憂至於人悅之好色富貴皆無以易也况於父兄親族久處沙漠曾無還期其憂富如何邪天子若曰吾雖以一人之尊享天下之奉崇高富貴不足為榮聲色苑囿不足為樂唯念父兄在遠朝夕憂憤方將推誠竭慮舉賢用能修政事攘夷狄區區之心不敢以一己為重而父兄為輕故雖身當矢石躬履行陣衝犯霜露跋涉山川苟可以迎還兩宮所不辭也如是而祈天地祖宗非徒有文而已如是而曉天下人心非徒有言而已將見冥冥之中天地垂休祖宗降福况於人心同然而易感者乎非特公卿百官將帥士卒各承上意效死當前雖四方萬里之民智者獻謀勇者奮命富者輸財貧者出力以致巨姦猾寇蜂屯蟻聚凡前日之不順王命者莫不回心易慮願為國家不用矣於是傳檄遠自江淮以北至五路兩河聞天子孝弟感通幽明天人效順皆心

悅誠服豈有復從夷虜而不簞食壺漿以迎王師乎夫威所至神武赫然如商高宗之伐鬼方如周宣王之征獯鬻荆如漢光武之勇於大敵當是時尚憂兩宮親戚不可還邪驅逐蠻夷克復疆土雪積年之耻成中興之功在此舉矣如或捨是而不為雖歲時禱祀日下詔皆無益也切見朝廷駐蹕會稽行且二年未聞少有措置每至秋冬即放散百官安排舟楫為逃難之計略有急報紛然奔走向復有謀還兩宮哉四五年間遣使多矣未聞得一忠勇之士不顧萬死往來虜廷以奇巧計策探知兩宮所在起居動靜者况望其還乎今詔書曠借無忠義之士如漢侯生欲得四方有為謀策能還兩宮余觀今日事勢雖使有如樊噲者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有如終軍者願受長纜羈南越王有如六國辨士儀秦之徒願以縱橫詭詐游說而動虜人眾必指為狂生欺誕之言朝廷亦未必信也且項羽雖得漢王父母妻子置軍中然當是時漢兵日盛項羽糧匱師老自

知不可不還故疾生之策可行不然則豈復能得哉故知今日之事以勢觀之雖百疾生無所施其巧矣然則為今之策莫過天子以身先之而已餘皆不足以動天地格祖宗感人心也然此事言之為難孟子曰貴難於君謂之恭苟以為難而不言是從諛之巨非所謂恭於君也况孝弟也者出於人性之自然而主上聰明勇智得於生知若公卿大目力推此說朝夕進勸必肯奮然而從殆非踈遠之目片言可以感悟也切惟國家承平既久祖宗恩德縣遠無疆天地人心於宋厚矣自胡騎蹂踐中原車駕順動東南州軍連歲豐稔雖有盜賊民不肯從縣官征求采力應詔若能乘此時祖宗恩德未替天地人心未厭躬行孝弟一舉而圖之無不可者如或因仍苟且日謀退避一失機會恐身不能安國不能立望兩宮之還得乎哉且夷狄盛彊烏能長以金人本以葭蕀之區敢讎大邦徼倖屢勝曾得無獸肆禽獸之虐荼毒生靈天稔其惡滅亡可待但國家未能向前耳

在昔狄人方彊六王嘗走馬避之至文王之興則昆夷駝矣維其喙矣可不勉哉余既以狂妄廢黜終不復敢用未信之言上通九重而中心憤懣不能自已因輒以所聞私自記之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九十七



文章莫盛於

國朝而得見其全者或寡自近歲傳  
於世者始有選經濟有錄播芳琬琰  
皆有集凡前輩文老鉅工名儒風騷翰  
墨与夫抗奏發潛之文亦略備矣獨其  
著述滄議所以經緯天人及明之典法

與今古者或罕其傳脫或有傳則散  
而未一此書旁披類聚摠括精華會  
衆作如匯百川氣象渾大誠足以補  
人闕典記者不特可以識斯文正宗抑見  
魏之皇宗文物之盛如此云慶元丁巳孟

春中游日成陽書隱齋識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5.12

(中華再造善本)

ISBN 7-5013-2916-8

I. 新… II. Ⅲ. 古籍—彙編—中國—宋代 IV. Z424.4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5)第115278號

ISBN 7-5013-2916-8



9 787501 329168 >

書名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全六十冊)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七號)

發行 Tel:(010)66151313 Fax:(010)66174391

E-mail: Bstfb@nlc.gov.cn

Website: www.nlcpress.com

印刷 金壇市古籍印刷廠

開本 八

印張 五八〇·二五

版次 二〇〇五年十二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二〇〇

書號 ISBN 7-5013-2916-8 / K·1167

定價 一八五七〇圓

